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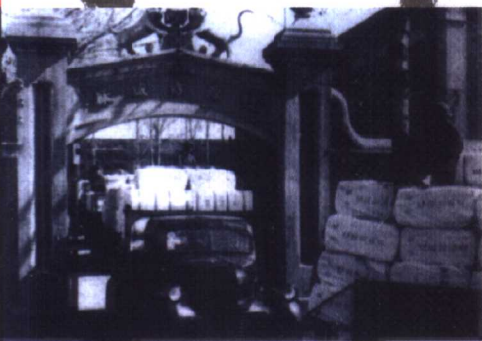
WULIANGXUE

无

量

无量血

血



简兆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WULIANGXUE

无量血



简兆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B1291405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量血/简兆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2

ISBN 7-5354-2725-1

I.无…

II.简…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652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 插页:2

版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作品描写了民国初期革命风云的莫测变幻，勾勒了中国民族工业生存发展的兴衰沉浮，叙说了二十世纪始政权更迭的幕后交易，着力塑造了那个时代力挽狂澜的弄潮儿，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世纪之交的人文景观。

小说从民国初期国内情势甫定起笔，浓墨泼洒外国列强企图占领中国的棉纱麻纺市场，控制内陆地区主要营销棉纱麻纺产品的职能机构——四局，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层层渗透，从而达到其要在中国境内全部使用洋货的目的；对中国当时的少数官僚资本家为讨好列强，卑躬屈膝，拱手相让手中权力的奴才嘴脸进行了鞭笞；对大多数的革命党人、爱国商人同外国列强、地方官僚买办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风貌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尖锐的矛盾冲突、适时的开合启止、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展示了一段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不巧的历史画卷。

目 录

·今晚你若不拿出五万军饷，就让你的把兄弟黎元洪来给你收尸 他把爱死死凝固在一个柏拉图式的怪圈里	1
·欲恢复大维，必得有充足的理由 民国新立，但最不敢招惹的还是洋人列强	16
·群英会暴动，是革命党打革命党么 你宋卿也真是！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27
·三个挂布条的士兵，朝马车疯狂射击着 两人总算混出了武昌城	40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却不能做 千通鼓响，不抵雷吼一声	52
·谋杀黎元洪，一时怕难见效 什么人的头都好摇，就是洋人的脑袋不好摇	65
·大哥是商场上的泰斗，在情场上也不是阿斗 这着棋比敦劝他放弃四局要来得高明	77
·他是自在飞花，我是无边丝雨 你去打这个劫，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甚或引来杀身之祸	93
·徐荣廷得手，正是建立在李良轩失败痛苦的基础上 无权趁人之危，强夺四局	107
·这是个火药桶、祸老鸹，犯白虎煞的女人 不可能热烈，只是胡乱在他的颊上画着弧线	120
·这体面苔分明被祁玉山等人坐了马桶而不自知 官人的补子，商人的面子啊	132

·她和他所有的夫妻形式都已具备，差的只是实质性的内容	
怎么大白天做那种荒唐的梦	145
·泽涛，亦绯就交给你了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61
·别以为我听不出你那娘娘腔里的呀呀呜	
看报了么，黎元洪辞职啦	178
·空着肚子奶奶的什么也推不翻	
我喜欢黑玫瑰，当心别让刺扎了你的手	192
·这胡琴声里藏着杀气哩	
硝烟，阻遏着一个不敢露脸的黎明	205
·不笑的婆娘爱偷人，不叫的恶狗爱咬人	
烦你替我给她捎句话，千万不要去找张泽涛	222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投降	
保护国货，政府办不到	239
·他准备在北京再兴一场诉讼	
她的情感和理智在暗中开始倾斜	255
·到时候，还得靠姨表妹保我个完尸	
前面怕是凶多吉少	271
·先生是筷子，请吃我火锅	
黎元洪首次在洋人面前表现得这么有原则	287
·楚兴扶持八师和八师帮助楚兴是一种互补	
四局，是民族工业难得的奇葩	302
·你们吃饱了撑的？都跟我滚	
四局不是军事目标，还能不是政治目标	317
·我们何不生祭自己一番	
尤进彪终于抄起周身冰凉的女人	331
·给黎元洪冲了一阵淋浴	
她托起的这轮太阳，光芒已经无与伦比了	348
·还是一个人隔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吧	
人都跑啦，你还跪着干什么呀	363

•他就是一颗过火煤球	
你要不想娶鹿姨，就让我娶了她	378
•我要登报声明，戳穿楚兴公司这个大骗局	
情感的升华，乃是人类最不可估量的原动力和创造力	393
•我早就做了两手准备	
鲜血，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涌流着	406
•就攻厘金被盗这个缺口	
希望我们还能相见	419
•水火无情，水火无情	
哥俩好哇，五魁首哇，六六大顺，七巧巧哇	433
•日本洋行大量抛售“三品”	
女巫的魔法	449
•一个过时的春天缓缓化成了灰烬	
原来你是对日本人抱着幻想	464
•枪声、血纱，血纱、枪声	
这是一封恐吓信	479
•这样的人民是难以战胜的	
那无字的碑碣中，必有一块是属于他的	495

·今晚你若不拿出五万军饷，就让你的把兄弟黎元洪来给你收尸

他把爱死死凝固在一个柏拉图式的怪圈里

民国始肇之区武昌。

改元后的这个春天来得既陡且急，不日前洞开武昌城门，那些涌进城来的商贾尚戴着防冻的护耳罩子，坐摊的小贩，鼻头下常挂着稀溜溜的鼻涕。不料几日芒刺刺扎背的太阳下来，大街上的人全都消了肿，像匆匆忙忙诞生的民国一样蓦然换上了新装。男人和女人都不再藏在棉套子里，而像蠢动的蚕蛾一样，咬破薄薄的茧壳飞了出来。满街的男人不像菜蛾就像甲壳虫，女人则像多姿多彩的凤翅蛾，全都在艳阳下紧张地飞着、爬着、翕动着。

仗还在打。

一切都还是悬着的。和议已成但战争之剑仍然悬在老百姓的头上。清室已崩但皇帝仍然悬在紫禁城里。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袁世凯继任，共和打一开始就像游丝一样悬着吊着。就在这个春日里，有经验的人也知道这气候有些玄乎，骤暖非好春，必打倒春寒！

徐荣廷是在惊天动地的炮火声中，被湖北革命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任命为官钱局总办的，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才十五天。

整整四个月来，他都在忙着交付和应酬这两件事。官钱局总办就

官场看是个要职，在百姓眼里它是个肥缺，徐荣廷就像暗夜里的一盏手提式灯笼，被络绎不绝的访谒者举得高高的，流星般在夜空中穿梭滚动。他那两条腿，早已似灯笼的提柄，硬得不能弯曲；脸上的笑，像灯笼中蜡烛的爆响，喀嚓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只想像蜡烛那样，躲在灯笼皮里流一阵泪。真的，他此刻只想痛痛快快地掬一把老泪，毕竟是五十四岁的人了，整天迎进奉出装笑脸，多难受啊！是那种掌钱给钱的人的那种难受，却又愤而无奈！

此时，后花园里总算安静下来，夜已深沉。

他把高大的身躯捺在太师椅里，目光透过大厅的窗棂，散漫地望着黑魆魆的夜空。尚无火急的军用款项提调，官钱局今晚总算可以“打烊”了！

总办官邸坐落在后花园的东南角上，前面是厅，空间高大，厅后是相对的短短两列平厢房，拖带着一个四方小院。这个园中之院，威镇官钱局与铸币厂，背靠银库、钱库、票库。为安全计，这四大院各置有一个花园，彼此都用高墙隔开，但只有总办花园还剩些许的园林风味，其它几园皆弥漫着一股森严的铜臭气，杀气腾腾，连花草树木都似暗藏着畏惧小心，只是在强打着精神。

徐荣廷揉着太阳穴，皱着眉头：这个家委实难当。目前南北虽已宣布停战，但首义之域湖北的军队已扩充至八个师，总数近十万人。这八个师的武器装备、弹药粮草、军服被褥，全都指望官钱局印票子铸铜元。可作为湖北惟一的官方金融机构，不能只作为一架战争的机器，只给社会提供军费吧？

工、商、农、交、教、市政……现在都急需钱，但官钱局库存银锭铜锭所剩无多，至多再够铸币厂连轴运转半个月。大批市民在官钱局的存银无法汇兑，自交战以来，三镇在挤兑、挤提中丧命的已不下百人，就冲这些无辜的性命，他这个官钱局总办也觉得要哭。

不知什么时候，小姨子亦绯已进了客厅，用朱漆托盘端给他一盏银耳羹，要他趁热喝了，早点歇息。那种温婉，就像一派春阳罩着一个老小孩。

亦绯是夫人袁氏的姨表妹，二十岁时，嫁给汉阳守军的一位哨官

蔡广澎。六年前，蔡广澎参与好友李良轩策划的一次反清起义，事败被害。亦绯因无子嗣，又天生袅娜清丽、人品风流，大为婆家所忌。袁氏因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便将亦绯接进徐府，帮助料理家务。徐荣廷担任官钱局总办以后，夙兴夜寐，忙乱不堪，极少回汉口家中，袁氏遂将亦绯安顿到局里，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这鹿亦绯精通文墨、见识过人，好些军国大事，常能替姐夫参酌意见，很是被徐荣廷所倚重。徐荣廷知她与革命党人张泽涛友善，只是未议及婚嫁。徐荣廷不认识张泽涛，只知道他是安襄郢荆招讨使，是湖北新编第八师师长李良轩治下的一个团长，还是一名虎将。他曾试探过亦绯，说等战事平定，让泽涛把她娶走。哪知亦绯凄然一笑，说天下有情人未必皆成眷属！

这话好不模糊！可男女间的事，也不好深问，徐荣廷又是豪爽大度惯了的人，只得报以一串哈哈声：“灶王爷上告——天晓得地不晓得，你尽说些拿葫芦装糍糊的话，我难得糊涂。”

亦绯笑他：“你也敢自称‘难得糊涂’？”

对于这句莞尔不恭的话，徐荣廷自是心知肚明，只有尽量回避小姨子的挑战，他接过银耳羹，对亦绯道：“你也早点歇着吧，今晚看样子不会再有什么麻纱了。”说着，他也不用汤匙，一阵囫囵吞枣，那盏银耳羹便下了肚。他是个讨厌繁文缛节的人，但现时的官场上，仍带着浓厚的满清遗风，那迎进奉出、接待应酬之中，数不清的礼仪和讲究，稍有不慎，便要“失仪非礼”。只是徐荣廷并不理会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

瞅着他那风卷残云的吃相，亦绯吃吃地笑道：“又没人抢你，你那么狼吞虎咽地干吗？”

徐荣廷“唉”了一声：“你老哥十几岁当学徒，块头大饭量也大，装斯文就得饿肚子。三十多年养成的习惯，这就叫秉性难移——我天生是个吃大口食的人！”他把精致的金花小盏搁进托盘，又打量着那碗羹笑着摇了摇头，“牛眼睛大一只碗，从后院送到前厅，你也不嫌麻烦……”

正说着，卫士长黄海子大步进了客厅，躬身道：“启禀总办大人，

八师张团长和古副官说有紧急要事求见。张团长说，他还想单独见一见鹿管家鹿女士，请大人垂允。”说着，呈上两人的名片。

张泽涛和李良轩师长的交际副官古鸿法？！

这是从鄂豫前线来的人，嗨，又来事了！徐荣廷不无惊愕地看了亦绯一眼，把名片递给她，起身道：“有请张团长、古副官——”

黄海子应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亦绯收拾托盘，发现矮桌上的两只保温瓶都是空的，忙往后院烧水去了。徐荣廷掏出怀表看了看，已深夜一点钟了，心内忖道：此来肯定是为索讨军饷的事，这些太上老，是最不好招架的。只怕宋卿已经歇下了，现今湖北这个家实在不好当，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打搅他这个都督义弟。没错，他能当上官钱局总办，全靠这个被革命军推举出来的都督黎元洪！

有顷，黄海子领进两位穿灰军装的军人。

走前一位，身量颇长，大盖帽下，一双鹰眼闪闪发光，斜肩扎着武装带，腋下佩着手枪，腰间挎着指挥刀。后一位门高武大，浓眉下那双细长细长的眼睛，像两条正在夺食的刁子鱼，透着杀气，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深夜打搅徐总办，在下张泽涛深表歉意。”走前一位朗声道，冲徐荣廷鞠了一躬。

“哪里哪里，总办之责，全在服务革命，服务同志，服务桑梓，何谈打搅，二位请坐。”

客厅的布置，一如前清，主座傍近几案，下首一溜乌楠高椅，议事时是僚座，来客便成了宾位。古鸿法的鱼眼睛四处扫了一扫，在下首的第二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待徐荣廷落座，方开口道：“我与总办大人，曾有一面之缘，去冬李招讨使奉令平定安襄郢荆一线，官钱局一个子儿的军费都拿不出来。徐总办把我等领到你汉口家中，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搜罗出来，连夫人的耳环、戒指也拔下来聊补军费，此事，李师座至今提起，犹感佩不已。当时若非徐公毁家相助，安襄郢荆这半个湖北怎能平定下来？这次小可回省城，李师长反复叮嘱，务必向徐公多多致意，革命倘都能像徐公这样毁家纾难、虔诚全心，民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徐荣廷朝古鸿法频频拱手道：“休如此说！休如此说！比起前方流血拼命的将士，老朽此举，何足其万一，李师长过奖了——二位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

此时亦绯送上茶来，张泽涛的目光立刻变得温馨而潮湿。但见她穿着一件深蓝宁绸夹棉旗袍，上罩一领淡紫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紫珠纽子，一绺凤髻，鬓云若坠。那张莹净的鹅蛋脸娴雅中送给他恬淡的一笑，如同一道皎洁的月光，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浴沐在一片春风摇荡的光波之中。张泽涛站起身，冲徐荣廷点点头：“有关南阳战事，容古副官向徐公禀报。我有几件事，须与鹿女士交待，请徐公垂允。”

徐荣廷忙道：“张团长请便。”

鹿亦绯见张泽涛解下武器放在椅子上，便朝古鸿法点点头：“古副官请用茶。”随后，领着张泽涛拐入太师屏一侧的通道，往后院去了。

古鸿法简要概述了李良轩进军鄂西北的经过。李部出汉口，经汉阳、沔阳，在汉川与民军刘英部会合后，刘英、刘铁、刘杰三兄弟率师向西挺进，连克潜江、监利、公安、江陵等县。李部出汉川，连下荆州、钟祥、随县、枣阳，先后逐杀清将张楚材、全明汉、李秀昂等，于去年十二月初，与挥师北伐的刘英部合力攻下鄂西北重镇襄阳。清甘陕总督升允，调甘陕兵五千余人分路南下东进，十二月十五日，李部兵分三路进军河南。清南阳总兵谢宝胜率部顽抗，激战半个多月，民军击溃谢部，谢宝胜败走方城，自杀身亡，二月三日，民军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李良轩在襄阳东门外阅兵，以曹进为北伐总指挥，分兵三路进取南阳。二月十三日，接黎都督电，着李部速赴西安，援助陕西民军抵御升允。不料到了二十二日，刚刚被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为副总统的黎元洪，竟电责李良轩“违令北进，致伤南北和气”，李部闻之大哗。现李良轩已率部回到襄阳，粮饷无着，全靠襄阳百姓绅商接济，绝大多数新兵，至今还穿着单衣，弹药更是奇缺。队伍从汉口出发，一路鏖战，三个月竟没有得到湖北军政府的一次给养……古鸿法越说越气，满嘴喷着唾沫星子：“仗，要我们去打，纰漏，要我们承担，可粮草弹药，一个子儿不给，这个兵叫人家怎么

带？”

徐荣廷虽然吃惊，却不敢随便开口。官钱局虽有铸银元、铜板的机器，但银两调往各部，均由军务部长孙武掌握。孙武是辛亥首义的元勋之一，为人专横跋扈，不光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与同属党人、担任军务部副部长的张振武的关系也闹得极为紧张。这两人都属叫鸡公，我看不惯你金脚绿尾巴，你看不惯我红冠斗鸡眼，相互逞能斗气。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祸从口出，他不能不谨开口慢开言！

“李师长想请徐总办暂拨军饷五万，以救燃眉之急。他不日即将回汉，与军务部的交涉，当由他亲自去办。军饷一事，请徐总办务必办理，以定军心！”

古鸿法直通道出了他此行的意图，徐荣廷没法再保持缄默，只得苦着脸道：“没有黎都督或军务部两位部长的谕示，官钱局怎敢擅自拨银？！特别是军饷，目今连黎都督都不敢随便当军务部的家，何况官钱局系一金融机构，由政府赋予通货发行权，代理省库，并无财政提调分拨之权。倘无黎都督、孙部长明谕，我这个银库总管，实不敢擅行。”

古鸿法两只鱼眼睛的眼角下滑，与两道浓眉组成两个平行的八字，乞怜道：“徐总办，襄阳八千将士，正处在饥啼寒号之中，人心涣散，兵无斗志。李师长如坐针毡，每日和士兵一道喝两餐稀粥度日，再这么下去，一旦引起士兵哗变，谁也没法收拾！他们都是为建立、保护民国流过血拼过命的人，就算李师长找官钱局借五万大洋，您也该开这个恩吧。”

徐荣廷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古副官，土地老儿不开口，豹子不敢咬狗，无有孙部长的谕示，徐某不敢擅行。他在黎都督面前，都是敢拍桌子摔板凳的人，倘我擅自给李师长拨借银两，届时追究下来，老朽吃罪不起呀！”

“我说过了，孙部长、黎都督那儿，李师长将亲自去交涉，届时一定将调拨军饷的手谕送到徐总办手中。去冬襄河水枯，汉口开往襄阳的火轮，已改为三日一班，明早就有一班船去襄阳，请徐总办务必

通融通融，先拨给我一些军饷急送襄阳，以安定军心解燃眉。我们可以留下张团长，催办有关调拨银两的手续，绝不让徐总办您为难。”古鸿法说着说着，脸上已现出怒意。

太上老难缠，然孙武那帮革命元勋更不好得罪。徐荣廷仍摇着头道：“贵部情形堪忧，老朽深表同情，但擅自拨付军饷一事，徐某断难从命。我这里有电话，请古副官亲自与孙部长或黎都督联系一下，若有钧旨垂谕，老朽当即照办，不然，请恕老朽不敢擅行。古副官很清楚，我这个总办是黎都督任命的，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迄今訾议颇多，都骂黎元洪‘任用私党’、‘阴谋篡权’。南北和议以前，张振武曾三次要杀黎都督，似老朽这等无党无派、首义枪响以后站出来支持革命的半路客，已有人骂我是‘投机革命’、‘奸商伎俩’，倘再落下把柄到人家手里，那些人要杀我徐荣廷，真如掐死只蚂蚁。古副官，你就不要逼我了。”

古鸿法勃然起立：“徐荣廷，你既然知道你自己是投机革命，是黎元洪一党，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孙武、张振武与黎元洪勾结，阴谋解散第八师，所以迟迟不给八师拨付军饷，以逼其自动解散。因为八师官兵一致反对南北和议，反对向袁世凯妥协，一致主张和清军血战到底，李师长要五万大洋，就是想稳定这支军队。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共和，还得靠打！要不是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姓袁的凭的是什么？”

徐荣廷不禁瞠目结舌。

孙、张二人与宋卿勾结逼八师解散？这可能么？如此说来，李良轩“违令北进，致伤南北和气”倒是真的？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李良轩看来大不满意。这革命党里，政见好像不大统一，似乎各有各的一套主张。军政府里，著名的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互相牴牾，这时又冒出一个嚷嚷着“靠打”的李良轩……

徐荣廷闹不懂。他是商人，自诩为国民革命的“门外汉”，但他也有他的主张：反对继续打仗！打仗把汉口繁华的十里闹市打成了一片废墟；武昌城近四个月没了商务生意；清军进攻汉口以后，他领着一些商人、伙计收殓尸体，光在大智门外，就掩埋了六千多具血肉之

躯。买不到棺材，只好挖了六个大坑，一个坑里像码干鱼似的头对头摆列千来具尸骨，盖上黄土，垒成六个大堆……想到此，他冲古鸿法摇摇头，不紧不慢地道：“二月二日，孙大总统飭临时政府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以重振商务，安定民生，老朽是竭诚拥戴孙大总统这个主张的！你们既然是革命党，就该听命于孙先生，他都赞同南北和议，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你们还要打哪门子？打谁去？李师长手下近万人，个个精壮剽悍，放回去务农、做工、经营点小买卖，不比玩枪打仗要人死强吗？官钱局剩下的银块、铜块已经不多，这点钱是准备拿来振兴商业、恢复市场的。望李师长、古副官能以苍生百姓为重，人心思定，方达大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也是贵部必然的归宿嘛……”

古鸿法咆哮一声打断了徐荣廷的话，霍地亮出手枪，兜胸将他抓住，两只眼睛连同两撇浓眉瞬间变成两个倒立的八字，杀气腾腾地瞪着他：“姓徐的，今晚你若不拿出五万军饷，我就把你放倒在这儿，让你的把兄弟黎元洪来给你收尸！”

徐荣廷被逼得频频后退，一屁股落进太师椅里，干笑道：“我已五十有四，死了也不算短命。你多大？至多不过三十吧？枪一响，就算你能冲出官钱局，也逃不出武昌城。还是用刀吧。喏，刀在楠木椅子上。用刀杀人不会发出响声。”

“你以为老子不敢？”古鸿法奔过去，“豁啷”一声拔出军刀，也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忽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叮铃铃……

“这是黎都督打来的电话，古副官，是你接还是我接？”

后院。

亦绯的居室正对着两厢之间的那个天井，宽阔的走廊上，一侧是考究的榻扇，榻扇的下部，是一方方镶嵌的菱形浮雕。走廊的外侧，竖着精致的雕花护栏，护栏上每隔一米左右，设着与雕栏连成一体的座椅，有些座椅上摆着盆栽的花卉。仿古绿釉花钵，四周是卷曲的荷叶边，在灯光的照射下，釉面投射着冷冷的冷辉，仿佛池塘中盛开的绿萼莲。

正厅后廊里，几丛黄灿灿的迎春花，倚着碧栏盛开，宛如打铜炉内爆起的一簇金花，那么火爆、那么炽烈！

亦绯把张泽涛领进客厅，顺手开了客厅里的电灯，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帧蔡广澎的遗照。黑沉沉的瓦楞帽，黑沉沉的云肩托褂，是小照的原因还是放大的技术不行，连他的脸上也罩着一层黑湫湫的烟云，仿佛遭炮火熏过，透出一种一切皆是过眼云烟的阴郁和落寞。

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挂上亡夫尺来大一帧遗像，是供人瞻仰？还是具有别的什么暗示意味？

一时，张泽涛被好友那张冷峻的面孔弄得有些不大自在。拿眼一扫，遗像下是一溜乌檀高几，擦得锃亮的黄铜香炉里，残存着三支燃尽了的香签。依墙一张紫檀榻，两侧摆着紫檀椅子，搭着黑虎图案金毛绒椅袱。墙角一柱高架插花，顶端是一只回首曳尾的嵌贝紫凤，凤嘴上衔着一盆吊兰。凤尾座上，摆着一钵开得正艳的瓜叶菊，紫微微一片繁花，托着那只雕凤，使那衔翠堆锦的众鸟之王，更有一种腾身飞去的姿韵。

张泽涛避开了那张冷脸，来至花架前：“果然富贵气象，看来总办大人很照顾他的姨表妹。”

这话分明带着冷嘲。亦绯听罢，笑道：“照顾我还不好么？”

张泽涛本想说别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却又担心这话会挫伤了亦绯，遂用一种随意的语气道：“此公与黎元洪的关系很深，又是军政府特聘的工商、金融咨议，在黎菩萨面前肯定能说上话，我们正有一件朋友托办的事情，想请他帮忙，不知你这位大姐夫的为人怎么样。”

“我们？还有谁呀？”亦绯端给他一盅茶，笑问道，又指了指紫檀榻。

“当然是李师长。”张泽涛说罢，拿眼盯着亦绯。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此番来汉，以催调军饷为由，实际上是奉李良轩之命，准备暗中联络一批革命党人，以“改革政治，推翻以黎、孙为首的湖北军政府”相号召，在湖北进行二次革命。古鸿法找徐荣廷催逼五万军饷，只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环节，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大姐夫和黎都督的确不是一般关系，是二十几年的老交情。但

他为人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有一种长者之风，对你们这帮人也怀着一种由衷的敬意，厌恶官场。你们想找他帮什么忙？”亦绯飞了他一眼，觉得这个城府很深的人在她面前显得有些傻。

“说来话长，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你说说，到时还得请你出面帮忙。”

原来，张之洞督鄂时，锐意革新，在武昌创建了纱、布、丝、麻四局。但由于列强洋纱洋布的大量流入，猛烈冲击了国内纱布市场，加之督办四局的官吏无能，管理混乱，无有专业技术力量，工人操作不熟练，因而纱布的质量差，成本高，连年亏损。在诸方面恶劣情况交相威逼下，张之洞迫不得已，乃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将四局交由粤商韦应南承租续办，称为“官督商办”。

所谓督办，即总督衙门派专人驻厂，名为监督。门首并有管带率清兵数十人担任门卫，在大门两旁挂有军棍，遇有工人闹事或外人骚扰，轻则军棍伺候，重则送衙门法办。

韦应南系俄商顺丰洋行买办，立约承租四局后，改纱布丝麻四局之名为应昌公司，委邓墨林为总经理，委买办房得力助手张松樵为副管事，兼理纱局和公司财务。二人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摸索了一些经验，四局很快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先后盈利数十万两白银。

不料宣统三年（1910年）五月，新任湖广总督瑞澂下车伊始，即敲骨吸髓大肆搜刮商民，以筹措军费为名，强行向应昌公司借银八十万两。当遭到拒绝后，瑞澂竟蛮不讲理地使用高压手段，用武力强行接收了应昌公司。

瑞澂以武力收回四局后，觉得捏着也没用，便让巨商刘柏申承接包租，改名大维公司。

刘柏申与瑞澂之子友善，与日本在华纱业会社的财佬有很深的关系，又有大官僚南通张季直这个后台，他接收应昌公司时，竟将应昌公司的厂房、存纱、布及购置的机器全数占据使用，不给分文。韦紫峰、韦应南父子及原应昌公司其他董事，有理无处申，又不能把刘柏申、瑞澂怎么样，只有忍气吞声，拱手相让。